旁白:

查理苏从卫生间出来之时,原本有些凌乱的头发已经打理好，面上是一派沉肃的神情，额头也不再渗出汗珠。

他在我面前拨通了吉叔的电话，得知查兆澎正在光启第一人民医院，进行NOVATEN药业与院方的友好交流。

查理苏:

我知道了。

旁白:

电话那头的吉叔像是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已经被查理苏切断了通讯。

我:

查理苏,你……不要紧吗?

待会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尽管说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遇见你之前我也过了没有瑕疵的28年。

事事都靠你,我的面子往哪里放?

待会你去我的办公室里坐坐，我很快会把这些事情都问清楚。

旁白:

他到现在还有心思开玩笑，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放心,可我怎么能放得了心呢。

来到第一人民医院，这里与平日相同，充满哭声和欢笑。但是与查理苏呆的时间久了，我不再会因为这场景感到憋闷。

无论生死，每一个在这里的人，底色总是充满希望。

交流会场在顶楼，查理苏独自前去，我并不知道他将用什么样的方式与父亲交涉，也很难开口过问。

坐在他的办公室，我看到墙上挂着一本厚厚的日历，已经有好几天没撕。我正想上前去替他撕掉几页，忽然一阵微风吹过。

日历哗哗翻动着，办公室的大门豁然敞开。我条件反射地回过头去看窗户，却发现关得好好的。

然后我意识到了，面前的这扇门也分明是向内开的。

我探出一点头，发现刚才还人来人往的走廊此时是一片寂静。

我:

幻境……

旁白:

我很容易想到这个词，并没有什么依据，但身处怪异的、不和谐的日常景象之中，这感受我已经熟悉。

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幻境，是谁做的，谁又是幻境的主人公，造成幻境的目的是什么。

陆沉对我说过的话，一条条在脑海中滚过。

他说我有打破幻境的力量。

我试着踏出一步，眼前的走廊陡然变化。变得有些旧，墙上的字都成了英文。

光线骤暗，一个奔走的医护撞上我的肩膀，身边满是尖叫、哭泣和烟尘的气息。

我看到远处的一间病房前站着熟悉的人，但又不那么熟悉。查理苏满身都是黑灰和血污，破旧的消防员制服裹在他的身上。

他抓着路过的医生，张嘴像在嘶吼叫什么。

急救医生:

查先生，病人烧伤太严重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

现在当务之急是联系他的家人，否则连最后一面也见不上。

查理苏:

Mark还在呼吸是不是，医生你再试一下！

等我一会儿，我就能把医药费打给医院。

无论多少钱都可以。拜托你们，救他的命才是最重要的！

旁白:

医生同情又痛苦地看着他。

急救医生:

只要拿掉设备，他立即就会失去生命体征。

查先生，我们救不了他。

旁白:

身旁有护士将医生请走，离开前，他拍了拍查理苏的肩膀。

咚的一声，查理苏锤上医院墙壁，拳头上渗出鲜血。

Mark，消防员的制服，那张略显稚嫩的、锋芒毕露的脸，和那只仍在不断击打墙壁的手。

这不是我认识的查理苏，是那个只出现在只言片语中，很多年前尚未走上医生之路的他。

墙边，查理苏缓缓蹲下来，重重地喘息着。也许是太过痛苦，他的脸上连眼泪都没有，却透出一种青紫的颜色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他感觉到我的目光，抬起头来。

查理苏:

你是谁？

我:

我吗……我是……

旁白:

我的名字才说了一半，就被他打断了。

查理苏:

不用回答了,我没想知道你的名字。

你是记者，还是政府人员?

我:

我都不是。

旁白:

我也蹲下，和他视线齐平。他的脖颈和发际还有未擦去的泥水，此时干涸在那里。

查理苏:

那就走开，你在这里帮不上任何忙。

旁白:

他的话中充满厌弃、绝望和悲伤，但并不像是对我，只是无目的地散逸着。

我无法将他和许多年后那个镇定、自信、意气风发的人联系在一起。

我:

查理苏,你想做医生吗?

旁白:

紫色的眼眸惊讶地睁大了，像是被人说中心事。

查理苏:

你说什么？

我:

你以后是一个好医生，查理苏。

一个烧伤科医生,大家都叫你查医生。

不管伤情多么严重,你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，被你救回的人也不计其数。

这是我能确认的事实。

旁白:

查理苏似乎有些疑惑，他张开口，另一边却传来医生的呼唤。

急救医生:

Mark Alexander的朋友，先生，请过来一下。

查理苏:

好的。

旁白:

他迅速地看了我一眼，神色复杂地点了点头，然后离开了。

我站起身，看着他跑走的背影，莫名感到一丝轻松。

仿佛直到此刻，我才真正分担了他讲述这些经历时的痛苦。

沿走廊走着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，两侧是一间接一间的病房，永远没有尽头。

忽然，我看到查理苏再一次站在病房门口，正看着门内。

他的神态张扬锐利，身上多了些不可捉摸的气场。很容易能看出他与刚才那个查理苏的区别。

这是现在的他。

等一下，为什么他也在幻境里面?!

我心中一凛，赶忙跑了过去。

我:

查理苏！

旁白:

查理苏做了一个“嘘”的手势，示意我看病房里面。

透过玻璃看去，里面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他，正俯下身询问病人的状况。

他是刚刚当上医生吗，还挂着见习的牌子，问话也不像现在直接，问着问着，反而和病人一起笑了。

查理苏:

这是埃西诺医生交代给我的第一个病人。

不在乎医药费,症状也很轻，在医院住着只是他的父母为求心安。

我很顺利地将他送出院。

旁白:

他微笑了一下，仿佛想起了当年的玩笑话。

我也为他感到高兴，但还有事情必须得告诉他。

我:

查理苏，这里是个幻境。我刚才看到了还在做消防员的你。

你是怎么进来的?你找到你父亲了吗?

查理苏:

他不在顶楼。

幻境是吗，但我觉得很真实。

旁白:

他对幻境没有很大的反应。

看起来这个幻境应该是和他有关的。

这时，我忽然想到了陆沉的话，他说:一旦渴望被幻境制造者了解，那这个人就会迷失其中，将幻境认作现实。

想到查理苏刚才的样子，难道他已经迷失其中了吗? !

还有不对劲的地方，这个幻境应该与陆沉的相类似，是依托于回忆建造的。

可是除了他本人，还有谁能如此清晰地知道他的回忆?还有，他出现在这里，观看着自己的回忆，这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吗?

下一间病房里的人仍是查理苏，然而说这是病房也许并不准确，这是一间已经重归平静的手术室。

查理苏站在手术台边，颤抖着将器械全部收好，他脸上的表情像是笑，又像是哭。

查理苏:

这是艾玛,老师站了十个小时，为她尽可能切除了受到感染的肢体。

我们真的很高兴，因为她至少能够活下去。

我参与了，但从始至终什么也没有考虑。

旁白:

手术室的灯彻底熄灭，然后是下一间病房。

他走得越来越快，房间里的那个查医生也变得越来越冷静、果决，与他如今的样子渐渐重合。

我们所见的病人们，有些被他救回了，有些死去了。

在查理苏口中，等待他们痊愈的过程很长，而他们的离去却只在一瞬间。

渐渐的，我看到了熟悉的脸，洋洋的奶奶。

重症监护病房里，查理苏亲手拔去了老人的呼吸管。在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的时候他慢慢蹲下身。

他的双手停留在发间、胸口，使出无声的力道，仿佛每一处都在疼痛。

我想要流泪。疾病是一块巨石，压在每个家属和病患的心上，能将它移除的只有医生。

可是医生呢，如果他们身上也有巨石，谁能将它移除?

查理苏:

孙泰中的不作为，是故意的。

洋洋奶奶的生命体征变化并不正常。

我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太晚。

这里的很多人，都是因为我的判断死去。

我:

可是你的判断没有错。

旁白:

查理苏慢慢地点点头。

查理苏:

我知道，它们没有错。

它们不可能有错。

未婚妻，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

我:

什么？

查理苏:

很早之前,有个人对我说过，未来大家都会叫我查医生。

而且，我会是一个能够挽救许多人的好医生。

有一瞬间，我以为她真的知晓未来。

不过应该只是在鼓励当时看上去半死不活的我吧。

否则她应该也会说，我在做医生的路上也害死了很多人。

旁白:

我瞪大了眼睛，后面的话先不论，这是我刚刚在幻境中，和穿着消防制服的查理苏发生的对话!

那明明是幻境!

难道是我和消防员查理苏说的话，被现在的查理苏听到了吗?!

我:

你听到了我当时说的话了?

查理苏:

什么话？

我:

我对你说，你会是一个好医生!

旁白:

查理苏轻笑一声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说的是很早以前的事情，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认识。

不过，你说得也没有错，如果那时候认识你就好了。

旁白:

不是的，不是的!有什么东西变化了!

我身边的查理苏无疑是真实的，他与我都是这个幻境的外来者。

如果他没听到我的话，那当时和消防员查理苏说话的人是谁?!为什么她和我说了一样的话? !

难道幻境还有其他的隐秘吗?

最后一个病房到了，我已经知道里面将是谁。

小真。

最后一个查理苏诊治过，又死去的病人。

可是这一次站在手术台前的并不是查理苏，是孙泰中!

孙泰中:

十毫升，注射吧。

旁白:

他身边的助手点点头，将一枚针头挨近田真的小臂。

查理苏猛地推开那扇病房的门，在助手抬起头的一瞬间，夺过他手中的针筒。

针管内的液体被排空了，针头也被折断在床边。

小真的心电图滴滴作响。

查理苏:

如果当天我没有走,田真就不会死。

旁白:

我拼命地摇着头。

我:

不是这样的。你已经做了能做的事情。

有很多势力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

旁白:

一个悲哀的，带着黑絮的眼神投向我。

查理苏:

我没有。

旁白:

他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，突如其来的刺目白光将我们笼罩，这个幻境破碎了。

我眯起眼睛，再次睁开的时候发现查理苏走在我身前，我们身侧是熟悉的第一人民医院走廊。

我:

查理苏,我们现在……

查理苏:

他还在杀人。

旁白:
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。我们右侧的特护病房内，是一位沉睡的病人，孙泰中站在床前，手中拿着针管。

消毒水的气味中，有若隐若现的铅笔屑的味道。

孙泰中将针头靠近病人的脖颈。

查理苏推开病房的门，走了进去。孙泰中转过头看了一眼，却并不惊讶，仍继续着手里的动作。

孙泰中:

查医生,你来得正好。

看来你已经和你的父亲聊过了。

查理苏:

聊过了又怎么样。

孙泰中:

没什么。

麻烦把旁边的抽血针头递给我，可以吗?

我有些数据还没记录。

旁白:

查理苏从旁边的器械盘中取出一枚针头和真空采血管。

查理苏:

洋洋的奶奶，田真，还有育达书院里的人，是你杀的吗?

孙泰中:

你要说杀的话,那就是吧。

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，那是在帮他们解脱。

育达书院里接受过实验的人，身体崩坏是迟早的事。

我只是努力让他们已经非人的身体，为医疗事业做出最后一点贡献。

那位老人,她就算活下来，也无法在后遗症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正常生活。

田真也一样。

这也许和你理解的职责不同,但是帮他们解脱也确实是医生的职责。

查理苏:

哪怕他们还没有丧失求生的欲望。

旁白:

鲜红的血液一点点流入采血管，病人不舒服地动了一下，但没有醒来。

孙泰中:

哪怕是那样。

但我和你总能知道,现在死去，对他们、对这个世界都好。

查理苏:

我明白了。

孙泰中:

医用剪刀,谢谢。

查理苏:

好。

旁白:

他平静地答应着，抽出器械盘中的那把剪刀，用手指摩挲着刀刃。

从刚才开始，我已经不能理解眼前的事情。

本能让我拽住查理苏的袖口。

我:

我们，不在幻境里面了。

查理苏:

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不用担心。

旁白:

他轻轻将我的手拉开，向前走了一步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
查理苏:

孙泰中，正因为这里不是幻境。

所以我没法只是将你手里的东西拿过来,妄想只是这样就可以挽救谁的生命。

孙泰中:

什么幻境，你在说什么?

旁白:

孙泰中皱着眉头转过身，只一瞬间，他的表情凝滞在脸上。

那把医用剪刀插在他的胸口。

查理苏的手仍按在刀柄上。

查理苏:

我是个医生。

我只是想要救他们，让他们拥有哪怕多一天的未来。

还有今后的很多人。

但你不是。

孙泰中，你杀人的速度，比救人要快太多。

我现在可以肯定,你从这个世界消失，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